

刘淑芬 著

灭罪与度亡

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灭罪与度亡

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

刘淑芬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灭罪与度亡: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/刘淑芬著.

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325-4850-7

I. 灭... II. 刘... III. 佛经—石刻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
IV. K877.4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8500 号

灭罪与度亡

—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

刘淑芬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6.25 插页 2 字数 226,000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300

ISBN 978-7-5325-4850-7

B·624 定价: 35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



影及福至(代序)

“经幢”是唐代发展出来一种新的佛教石刻形式,它通常是八角形石柱、也有少数是六角形,或四方形的石碑,另外有极少数作圆柱体。在此石柱上周刻佛经,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幢所刻都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,通常称为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”,简称为“尊胜经幢”或“经幢”。

经幢是我踏入佛教史研究的第一步,前此虽然写了《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》、《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——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》、《慈悲喜舍——中古时期佛教徒的社会福利事业》诸文,但基本上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古佛教,直到注意到唐代出现大量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,遂对此课题感到兴趣。当我想找相关的研究论文时,才发现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地稀少,因此决定要把它弄清楚。经幢这个课题涵盖丰富,就经幢的实体来说,它是建筑史和艺术史的项目,事实上近代中国最早注意到经幢的学术价值,正是“营造学社”的建筑学者刘敦桢、梁思成等人。经幢上的佛像、经文,都是当时雕刻、书法最出色的表现;经幢上雕刻的佛像,无疑地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,还有经幢上占最大比重的经文,有的甚至是出自唐代书法名家之手,明人赵崡《石墨镌华》一书中,认为唐代经幢“其书法刘慎微、僧无可书者佳,余无名姓,然皆与此匹敌者”。可见它们是研究书法史的绝好资料。经幢从一个纯粹的宗教物

品,后来更发展成寺院建筑的一部分。因此,它不只是宗教物件,更是一种艺术品。不过,由于个人的训练有限,仅能做和文献相关的研究。

唐代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流行广布,促成了经幢的始创建立。我好奇的是:在汗牛充栋的汉译佛教经典中,何以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这部经典得以在很短的时期内便迅速传播开来,更促成一种新的石刻形式的产生。本书第一章首先从这部经典的内容、它东来的传奇和五台山信仰的关联,以及密教大师意图借助此经以推广其教,极力促成唐代宗在大历十一年(776)下令“天下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二十一遍”各方面讨论。由于宗教、社会、政治诸因素盘结交错的结果,使得此经传遍天下,树立在各地的尊胜经幢就是它普及唐帝国城市与乡村的明证。第二章主要厘清“经幢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石刻,首先就它的外形、结构、幢身镌刻的文字、树立的地点和经幢的变体等方面,描绘出经幢具体清晰的图像,并且进一步探讨它的性质和来源。经幢通常是树立在通衢大道、高山上、寺院或坟域,其中被放置在坟墓之旁,或坟墓之内的经幢,就称为“墓幢”或“坟幢”;现今我们所知道经幢之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“墓幢”。第三章主要集中讨论墓幢,从墓幢的出现与演变、墓幢的形制、墓幢如何变成埋葬制度的一部分,再就墓幢流行的原因作深入的探讨。最后,并且论及墓幢的变形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在唐五代以迄元代的墓葬中,陆续出土了一些手写经咒绢画和雕版经咒,以及在棺木上刻有“陀罗尼”的“陀罗尼棺”,我将它们称为“墓葬陀罗尼”;只有从墓幢这个角度来思考,才能找出它们在墓葬中的渊源和意涵。从经幢上镌刻的造幢记看来,自盛唐开始建立经幢之后,随着时日推移,它的功能不断地增加。《附论》综述经幢的各项功能,从最初的灭罪、度亡,扩及延寿、禳灾、祈福、镇护土地,保安安宁诸多作用,不过,仍然以灭罪和追荐亡者占绝对的多数。

有关佛顶尊胜陀罗经幢的论文发表之后,出乎意料之外,反映最热烈的是中、外修习密教的佛教徒,至今,我还经常收到修习密法朋友来信、电话或电子邮件,甚至亲自到史语所来看我。其中有一位女士告诉我:他们跟随一位上师修习尊胜法,因为老师给他们看了拙文《佛顶尊胜陀罗尼

经幢和唐代经幢的建立》后,了解此经传入的缘由,以及它在唐代的流传和发扬光大,使得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。还有的密教朋友来问我尊胜咒的版本和念法,可惜我并不修习密法,无法提供意见。然而,也因此认识了佛教咒语的专家林光明先生,并且向他学习藏文和尊胜咒,这也是我另外的收获。除了宗教界的朋友之外,我也接到各地学术界朋友的来信;因此,特别感谢张国刚先生的引介,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,让拙文可以专书的形式发表,希望借此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指教。

1986年的赴美途中,我在京都停留了五天,前往参观12世纪的古迹“三十三间堂”(正式的名称为“莲华王院”)。在正殿1001尊千手千眼观音像间巡行瞻礼时,一方面为佛像之美所深深地憾动,另一方面也不觉悲从中来,因我离台时,先父刘长云先生已经病得很重了,心里想着:父亲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象征无限慈悲的千尊密教观音殿堂了。后来这个臆测竟然成真,今岁父亲去世已经届满十六年了。倘如佛经所言,尊胜经幢有度亡之奇功,祈能以此书为先父祈求冥福,是所至愿。

目 录

影及福至(代序) / 1

第一章 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 / 1

一、前言 / 1

二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内容与翻译 / 5

(一)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内容 / 6

(二)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翻译 / 11

三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东来的传奇 / 19

(一)五台山的信仰 / 20

(二)佛陀波利的传奇 / 25

四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流传 / 33

(一)大历十一年诏 / 33

(二)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和密宗的发展 / 37

(三)尊胜经幢的建立 / 45

五、结论 / 48

第二章 经幢的形制、性质和来源 / 50

一、前言 / 50

二、经幢的形制 / 51

(一)什么是经幢 / 51

(二)高度、结构与外观 / 54

三、经幢上镌刻的文字 / 66

(一)佛经 / 67

(二)道教经典 / 81

(三)非汉字的经幢 / 82

(四)非佛经的文字 / 84

四、经幢树立的地点 / 85

(一) 经幢树立的处所 / 86

(二) 经幢的现状 / 95

五、石幢的变体 / 97

(一) 灯幢 / 97

(二) 香幢 / 98

(三) 非石材的经幢 / 98

(四) 记事幢 / 100

六、经幢的性质 / 101

(一) 经幢不是纯粹的刻经 / 101

(二) 经幢是塔 / 103

七、经幢的来源 / 113

(一) 北凉石塔 / 114

(二) 八角形石柱 / 117

八、结语 / 121

第三章 墓幢 / 122

一、前言 / 122

二、墓幢的种类 / 124

(一) 佛教的地狱思想与墓幢的建立 / 125

(二) 从墓前建塔到墓前建幢 / 128

(三) 咒石 / 131

(四) 僧人墓幢 / 133

(五) 舍利经幢 / 139

(六) 塔幢 / 142

三、墓幢的形制和葬制 / 144

(一) 墓幢的规格 / 144

(二) 墓幢上的文字 / 150

(三) 墓幢与葬制 / 159

四、墓幢流行的原因 / 163

(一) 唐代以后地狱信仰的流行 / 163

目 录

- (二) 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的破地狱功能 / 169
- (三) 墓幢和孝道的结合 / 172
- (四) 密教陀罗尼的流行 / 176
- (五) 墓幢功能的多元化 / 180
- 五、墓幢的变形 / 181
 - (一) 墓葬陀罗尼 / 181
 - (二) 陀罗尼棺 / 187
- 六、结语 / 196

- 附论:经幢的宗教作用 / 199
- 附录:经幢图 / 209

第一章 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

一、前 言

“经幢”是周刻佛教或道教经文的石柱，通常为八角形石柱（见图一），也有少数是六角形，或四方形的石碑，另外有极少数作圆柱体。唐朝佛教徒首先制作经幢，而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幢所刻都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〔1〕通常称为“尊胜陀罗尼幢”，或简称为“尊胜幢”。〔2〕在佛教经幢出现之后，道教徒也模仿佛教经幢，制作道教经幢，迄今所知道道教经幢所刻者大都是《道德经》。〔3〕不过，在数量上佛教经幢是远远地超过道教经幢，迄今见之于记载，或存留的道教经幢屈指可数。以经幢建置的历史而言，唐代是其极盛时期；五代以迄于明代，佛教僧俗信徒仍然陆续建造经幢，但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无法和唐代相比拟。〔4〕

〔1〕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数量未能正确估算，松本文三郎《支那佛教遺物》（东京：大镡阁，1919），六《石经》云：“中国经幢无数，其中十之七、八皆是尊胜陀罗尼。”页184。又，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出现以前，北凉石塔在塔身上亦刻有佛经，它是唐代经幢的来源之一，见本书页114—117。

〔2〕 关于尊胜经幢的称呼有很多种，见本书页52。

〔3〕 现今所知，唯于郑州开元寺的一所道教经幢（1974年移至郑州市博物馆），其上所刻的是《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》。见：赵灵芝、张体义《唐会昌六年道教度人经幢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（1995）。

〔4〕 叶昌炽撰、柯昌泗评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），卷四中有关于经幢的八则记载，其中屡论及此，如谈刻经的体例：“五代宋初，风气日趋于陋。”又：“辽金元幢，（刻咒）有多至十余种者。其体例益杂，其书亦愈下，然皆在大中以后，若开天盛际，则未闻有此。”



图一：郑州开元寺唐中和五年(885)经幢

无论就佛教史、社会史或艺术史研究而言,经幢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。以佛教史来说,迄今的研究大都从众多经典的翻译,来看佛教的发展;至于汉译经典真正流传的情况,由于资料的缺乏,则难以追查。在这方面,经幢提供了一部经典——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,从汉译过程到其流传——包括在地域上的广度,以及深入社会各个阶层,很完整的流布个案。此外,集佛教资料大成的《大藏经》和史籍中,绝大多数是偏重居住在城市里上层阶级的僧人和俗人的记载,而罕见关于平民和乡村佛教的资料;〔1〕由于建立尊胜经幢者涵括了贵族、官僚和平民百姓,它同时流行于城市和乡村,所以经幢上的题记,可以补充《大藏经》和史籍中对于乡村和平民方面记载的不足。〔2〕

以社会史而言,经幢是研究社会心态史(history of mentalities)一种绝好的资料。〔3〕在数以千计被译成汉文的经典中,仅有少数经典为多数信徒所敬信而广为流传,而某一部经典之所以广为人们崇奉,除了经典本身的内容外,也必有某些和其时社会相呼应的成分。特别是从五代以后,当时人建立经幢的目的已经和唐代有若干质方面的变化,正是观察社会思潮流变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就艺术史而言,在佛教造像之外,经幢是唐代佛教艺术最普遍的形式。经幢从一个纯粹的宗教物品,而后逐渐变成寺院建筑的一部分;以今日看来,经幢不只是一件宗教产品,它更是一种艺术品,经幢上的佛像雕刻,特别是镌刻其上的经文,都是当时雕刻、书法最出色的表现。唐人书法名家作品流传至今者极为稀少,而很多经幢上的经文则是当时书法名家所书写者。如在今浙江杭州市唐龙兴寺经幢(建于开成二年〔837〕),以及湖州市天宁寺经幢,浙江萧山市唐觉苑寺经幢,都是出自当时浙地书法名家胡季良之手。〔4〕

〔1〕 Erik Zürcher, "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,"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2 (1982), pp. 161—176.

〔2〕 造像记也是另一项珍贵的资料,参见刘淑芬《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》,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63.3(1992)。

〔3〕 参见 Philippe Aries 著、梁其姿译《心态历史》,《思与言》20.4(1982)。

〔4〕 《两浙金石志》(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十四册,台北:新文丰出版社,1977),卷二,《唐龙兴寺经幢》,页37—39;卷三,《唐天宁寺经幢》、《唐觉苑寺经幢》,页1—4。

此外,由于很多经幢是树立在寺院山门或殿堂之外,它也被近代建筑学者视为寺院建筑的一部分;20世纪以后,中国首先注意到经幢在学术的价值的,正是“营造学社”的建筑学者们。

经幢虽然有如是的重要性,然而迄今中外有关经幢的研究,或根据经幢所做的研究却是寥寥可数。早在清末,叶昌炽对于经幢的不受人重视曾有深刻的感叹:“碑额志盖,尚有知者;幢座像龕,无非叩槃扞烛,金石之学殆绝矣!”〔1〕至于长久以来经幢何以不受重视?主要是因为经幢上所刻几乎千篇一律都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缘故,因此,除了书法精湛者之外,鲜为人重视。即使研究经幢的学者松本文三郎也说:“尽管佛教经幢数量最多,其内容颇为单调,而且以密教的陀罗尼类占多数,在学术上并无很多的贡献。又,其规模比较小,不足以耸动人之耳目。”〔2〕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正确,他之所以认为经幢规模小,系将它和石经、摩崖比较的结果。事实上,多数经幢的形体高大,令人印象深刻。至于其内容单调,以密教陀罗尼经典为多,特别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占绝大多数,这牵涉到最初是因为此经的传入与流行,才有经幢的建立,其后并且发展出诸多宗教上的作用。事实上,它正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史、社会史的意义,值得深入探究。

关于经幢的研究,清末叶昌炽首先致力于搜罗经幢拓本,共收集六百余通的拓本,并且将他的书斋名为“五百经幢馆”;〔3〕在他所撰的金石学名著《语石》一书中,有八则关于经幢的论述,是他搜集、研究经幢的心得,极为精简深辟。继叶昌炽之后,1919年,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在《支那佛教遺物》一书中,以一章的篇幅讨论经幢。1920年代,中国建筑学者刘敦桢、梁思成考察古迹,亦曾留意经幢,并且对少数几个经幢做过测绘的工作。一直要到50年代末期,中国大陆学者杜修均、阎文

〔1〕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(《中国史学丛书》第五册,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64),记九,辛丑七月廿四日条,页25。

〔2〕《支那佛教遺物》,页185。

〔3〕《语石·语石异同评》,卷四,页278。

儒、陈明达才有短文讨论经幢。此后仅有考古学者对于新发现的经幢有零星的报告,而未有深入的研究。^[1]相关的研究如此之少,是以今日我们对经幢所知仍然非常有限,有很多问题如经幢的来源、经幢的形制与变体、经幢的作用,以及经幢的演变等问题,都有待进一步厘清与探究。

本章首先探讨唐代经幢产生的背景。如前所述,经幢上绝大多数镌刻的都是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,此经的流行广布促成了经幢的始创建立;因此从此经的内容、有关此经东来的传奇,探讨其流行的原因,以及它如何影响尊胜经幢的建立。其次,在汗牛充栋的汉译佛教经典中,很少有如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者,在很短的时期内便迅速传播开来,尊胜幢的建立遍及唐帝国的城市和乡村,便是它广为流布最显著的证明之一;本文也尝试就其时的政治、社会,乃至佛教界等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。

二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内容与翻译

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今收在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九卷密教部经典之列;就密宗发展的历史而言,它是属于早期密教的经典之一。中国密教史可分为三个时期:东晋至盛唐是初期中国密教(3世纪至7世纪),中唐至晚唐(8世纪至9世纪)是中期中国密教,五代、北宋(10世纪)以后是晚期中国密教。^[2]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系初期密教后半期输入的经典。^[3]此经在传入中国后,即迅速流传,在中国密教发展的中期——即

[1] 松本文三郎《支那佛教遺物》,七《经幢》。杜修均《经幢初步探讨》(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,油印本,1958),笔者未见。严文儒《石幢》,《文物》8(1959)。陈明达,《石幢辨》,《文物》2(1960)。

[2] 赖富本宏《大乘佛典——中国日本篇》,8《中国密教》(东京:中央公论社,1988),页307—309。

[3] 同前书,页311—312。

唐开元年间以后,更依此经发展出一些破地狱的仪轨,^[1]即所谓的“尊胜法”。虽然如此,此经在盛唐以后的流传与流行,并不限于密宗一派之内。由于社会和政治上的机缘,此经可以说是超越佛教宗派、普遍地流行于唐帝国广大地域,^[2]随着此经的盛行流传,经幢也随之广布树立于各地。此经的内容有其特别吸引人处,使它广受信徒接受;另外,此经部分的经文则直接促成经幢的建立。

(一)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的内容

这部佛经的篇幅并不长,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,一是意译部分,叙述释迦牟尼述说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的原委,其中极力赞颂称扬此一陀罗尼的威力神效,并且教授持诵此陀罗尼之法。一是音译部分,则系“尊胜陀罗尼”。以此经最通行的佛陀波利译本(大·967)而言,^[3]经文有二千六百五十五字,“尊胜陀罗尼”仅三百二十六言而已;不过,“尊胜陀罗尼”才是此经最重要的部分。

关于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的由来,系释迦牟尼为解救善住天子即将面临短命寿终、受畜身、地狱等苦难而说的。某日夜晚,善住天子在享受和诸天游园等种种欢娱之后,忽然听到他即将遭受许多苦难的预告,包括他即将在七天之后寿尽命终,死后的境遇极为凄惨:先是受七返畜生身和地狱之苦;其后,虽然得以脱离地狱,生为人身,不过,却是生在贫贱之家,而且一出生就是无眼的残疾之人。善住天子听了,大为惊怖,于是向天帝释求救;然而,天帝释并无解救之法,乃转而求助于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应天帝释的请求,便教以解救之道,即是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。天帝释将此陀罗尼及其受持之法,传授善住天子。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此陀罗尼六日六夜,不仅逃过死难,还得以远离一切恶道之苦,住

[1] 大村西崖《密教发达志》(台北:华宇出版社,1986),页432、436。长部和雄《唐代后期胎藏系密教の二流派と三種悉地法》,氏著《唐宋密教史论考》(京都:永田文昌堂,1982)。

[2] 如唐文宗大和六年《僧无可书幢》,即是树立在一位三阶教僧人茶毗所。见《金石萃篇》(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一册),卷六十六,页41—42。并见:拙文《林葬——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(三)》,《大陆杂志》,第九十六卷第三期,页20—23。

[3] 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的编号,第967号。以下皆以(大·)代表此编号。

菩提道,并获延年增寿。〔1〕

在谈音译部分的“尊胜陀罗尼”之前,有先简述“陀罗尼”的必要。中国的密教源自印度,密教认为身、口、意三密兼修,可以疾速成佛;口密即是指陀罗尼、咒和真言,早先此三者的起源并不相同,亦各有其含意,但后来则混而为一。在印度以陀罗尼(dharani)出现得最早,其汉译为“总持”,即精神集中之意;精神集中,乃能增进记忆力,以记忆经文中的文句和内容。据松有长庆的研究,初期大乘佛典中陀罗尼一词多是忆持、闻持之意;3世纪前后,陀罗尼在忆持、闻持的原意之外,又附加了和咒同一机能的“咒陀罗尼”;其后陀罗尼和咒文结合,而被视为同一物。至于真言和咒自古就被视为同一词使用,其实两者亦非相同。咒(vidyā),汉译作“明咒”或“咒”,译作明咒可以说是保有其原意。真言(mantra),则是对神的赞歌,透过对神的礼赞及对神的感谢,而得到利益,其结果和咒的机能是一致的,自古此二者就没有真正的区别。至印度密教发展的中期和后期,则是将陀罗尼、咒、真言三者等同视之。〔2〕中国密教受印度的影响,唐代陀罗尼和咒已混合为一,唐代的经幢上常称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为“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”。〔3〕

在佛教发展过程中,陀罗尼的性质也有所转变,由原来集中精神,忆持佛法的原意,后来附加避除灾难的功能,其后更和成佛结合。〔4〕6世纪以前,汉译的初期密教经典,都是祈求现世的利益,而和成佛无关;7世纪中叶,汉译的密教经典中则诵陀罗尼和成佛结合而不可分,如印度中期密教的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,其修法目的已从除灾招福的现世利益,演变为成佛了。〔5〕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是在7世纪下半叶传入的,它即具有除灾和成佛这两种功能;不仅可祈求现实的利益,永离病苦、延年益寿,并且

〔1〕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(大·967,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第十九卷),页349下—352上。

〔2〕松有长庆《密教经典成立史论》(京都:法藏馆,1981年二刷),第一节《陀羅尼の機能》,页83—92。

〔3〕《金石萃篇》,卷六十六,《张少悌书幢》,页9。

〔4〕《密教经典成立史论》,页93—111。

〔5〕同上注。

可免除因业障恶因所招致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道的果报,更可得佛授记,尽此生后可往生诸佛国土。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云:“天帝,若人能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,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之苦,破坏消灭无有遗余。诸佛刹土及诸天宫,一切菩萨所住之门,无有障碍,随意趣入。……天帝,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,千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,应受种种流转生死,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,夜叉罗刹鬼神布单那羯吒布单那阿波娑摩啰,蚊虻龟狗蟒蛇一切诸鸟,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含灵,乃至蚊子之身,更不重受。”〔1〕善住天子就是持诵尊胜陀罗尼,而得以延命长寿,及免除地狱、畜生等恶道之苦,还得证无上菩提,获释迦牟尼之授记。

此经的最大特色之一,是兼济生灵与亡者,尤其特别强调“尊胜陀罗尼”的破地狱功能。从此经中释迦牟尼说“尊胜陀罗尼”的两个别称,便可知晓,此经又名《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》、《吉祥能净一切恶道》,可知此陀罗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净除一切恶道——包括地狱、畜牲和饿鬼。

佛告帝释言,此咒名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,能除一切罪业等障,能破一切秽恶道苦。天帝,此大陀罗尼八十八殑伽沙俱胝百千诸佛同共宣说,随喜受持,大日如来智印印之,为破一切众生秽恶道苦故,为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众生得解脱故,临急苦难堕生死海中众生得解脱故,短命薄福无救护众生乐造杂染恶业众生得饶益故。又此陀罗尼于赡部洲住持力故,能令地狱恶道众生,种种流转生死,薄福众生,不信善恶业失正道众生等,得解脱义故。〔2〕

佛陀波利译本志静的序,曾两度提到这一点,说此经“广利群生,拯济幽

〔1〕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第十九卷,页350中—351上。

〔2〕同前书,第十九卷,页351上。